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分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並經總局特開優待寄送之報紙

國民大會

(翁丹)

解決時局的日子妙了，後來我看十份快活，以爲解決時局的機會到國民大會四次初發開時，我見了十分快活。以爲解決時局的機會到解決時局是這個國民，請問在軍閥裏要辦國民大會，那裏會行別的？當做真正的是個國民！

不談，首先沒有洋細：南方此刻的百姓妻離子散、避戰火逃性命還怕不及呢；那些茶館吃碗茶去開國大會就是北方人創亂火誰也不弱得精光，平常到茶館吃碗茶去開兩個角子，都好像掙命似的。你叫他犧牲若干元本，做排練運票的手續成嗎？什麼價錢高高低低，尚言不及此呢不得已，借重商界出錢，倚賴官府召集來那末好了，充額至盡弄成有個官商合辦的國民大會豈不開了一全球的笑話，造成萬古的奇蹟嗎？有人問我照這講難道國民大會，終沒開的日子麼？我說不然：要開國民大會先開國軍大會反正是國軍國一切政事皆由軍支配，與其讓他們在這裏開會，那裏開會？什麼天津駐保定電，本年有八個州縣勾當客碎碎的生活何不直截了當關一國軍大會，天下省南北東西混戰得煙雲加場把全國的權利一概割子分派，下省得南北東西混戰得煙雲加場，你不信看你在北方的直皖可算才結了一筆清帳，曹張陳威武的統治，京安宋綏綬做的督軍又巡閱使了，可是死不放安福徐錫祿的鬆，捨命的想要他好有狗打急了當然就跳牆的小徐等類的一千人，你叫他怎樣過得日脚！人說王揖唐跑到李厚基那裏去做參謀長，先替弄開省獨立起來左連陳氏，騷擾桂而劉武漢右通戚氏，俯銷以叛黨禍，這句話當真真的，姑作是真的可憐他說也沒有別的意思，在那邊想替老段報仇竟要把曹錕與吳等若何若不過以為有了地盤在和會議席上，可以提出條件，不但小徐等九個罪臣要官還原職，便是凡稱安福系的，人人都要恢復原狀呢！王揖唐他本是北方將領和總代表現在可算某人改做了個親家公反覺得話說容易出口一點！老實說人是不是該好死的，這時候的王揖唐不但便拿回彷彿他的資格又從新漲起來呢，但要在和會上提出條件的又豈止利用李厚基？南方的偉大們也急需要取代李厚基的南北政府軍人誰不是這個心理可惜無聊的偉人太多三千向燾八九百向火李厚基得了羽翼王揖唐一到皖聲勢更大將來這也是做夢想不到除了唐陸榮廷什麼陳炯明莫奈新以下，我連姓名的都訂，誰誰想像不到了！如今敵省打做團我豈分不出那一省和一省打，誰誰來像我這樣新聞記者固然可笑極了，但是他們熱鬧未甚，古人看得太輕眼色如小時候讀十六國春秋一樣，簡直落太守霸佔慈懸了，說到究竟並非爲的奪人權利，所以我的愚見是用國軍大會來解決他們的被械分平均了，強盜又有何架可打呢！我问國軍大會一個權利，全歸他們，國民還能活嗎？國民大會又怎樣開法呢？我說天生國民在軍隊動輒自決國民自決，這個法子，就是這個意思，前清時代某甲問了刑期他自己已囑付劊子手刀要漸斃，據說頭落在地上，口內還發一聲快快刀須曉得苛刻的罪是難難受的呢而且死的可保真是真正國民無有半個軍人，就是影響府軍人的官吏和利用軍人的政客附軍中的敗類國民皆沒入一躍影形的，那末論嘗得正好用開個軍國至高的人國民大會然後登上的人陸續去一個拒絕一個，廝幾乎比在租界上走

李家短

(翁丹)

其長小言：「張氏以『張家長』爲處。雖然，張長李短，誠有定例。及今思之，未見必果長，短亦未必果短也；其短者如李短，誠有定例，迄今思承短矣。如李厚基於南北，忽爲冤狀，忽成禁錮，忽作傀儡，忽若犧牲，短矣。莫思過、名別罪惡、身逃處所，仍而又短矣。王季烈鈞李根源李耀漢等，各有所指，而各無所成，仍不害爲短耳。惟長張者，於他張短矣。有時不長，獨長大世界張小軒之氣力與張金鑄之音調則張者諸報或短則日世界張之氣力，李雲卿音調又易嘗短耶？小子於品性則報戲爲月旦，李張家之短者耳。玉堂一筆，浩然兩大記者，孰爲長短？」

顧○先生一轉量之，幸勿客吾玉尺也。



◀娘絲笛愛 優女名戲影▶
(任主劇笛寶多映所界世大)

今事

武人如虎，足縮而逃速，如蟹爪多足，如蛇驚，一身皆是禍世，如蜈蚣，足死而不懼，如孫悟空，能變老，如狐狸精，能媚人，能欺人，多大賈，文官不諱字，官也用人，以八行書爲先，今也用人，以三爲先，東海有鱗，甲堅而能軟，皮厚而不磨，足能伸而不長，首欲縮而弗沒，翼不良，文官有士，德其類也厚，其頂也尖，其臂也長，其爪也利，其口也蜜，其心也刀，其足也勤，其奔也速，其遇上也諂，其視下也驕，盜賊爲友，良民爲仇，夫君子則遠之，遇小人則比之，今之遇君者，其花不香，鵲有大翼，其菊有黃花，其花不香，鵲有大翼，其菊不良，

「蹺工有何不可廢呢？」

豈是描狀古代社會全體的情況，豈必留這種野蠻氣習的殘影子呢？

夫踰工、演孟姜女者，多上踰、試問秦代婦女

梅氏勁敵之馬艷永

是省己有難忘之習。此在稍識扮戲者，當能辨其要。而玉堂春一齣，扮蘇三者，演蘭玉媚必上臺，演起解、會審，則不上臺。然而未聞觀者，因其不上臺，而不承認其所扮爲蘇三也是。戲工在舊戲中本有可怪之道，即以改良舊戲言，戲工已在不必有之別，更不必有及新劇也。

而保蘭大家春養生之旨，則曰：「他們科班練腿工，教習手執藤子棍，在傍監督登跳的。每天要跳院中魚缸三五百次，腳腫得一着地，教習就是一藤子棍，打得痛楚難忍，還得按着走，有這番功夫，才能在台上登跳。」

這段話，在他說了，以爲足徵跳之難，能可貴。在我看了，却是傷心慘目，彷彿那野蠻人不道的教戲的師父現於面前，在他越是以此爲保存跳戲的必要，在我更以爲是必須廢除的理由。有謂「非此指腿工」不足以狀古人之天足婦女者，則試問一般演青衫者未嘗登跳，然其所狀者，豈盡爲古代之天足婦女乎？至於謂「此一雙木足爲舊戲種種美點之一」，此語祇以爲明其個人的心理上愛看難忘的婦女以爲一種美點，却未能把此一雙木足所以爲舊戲種種美點之一的理由，充分說明也。

倘有一般舊戲老班，保護大家，能再詳細把護工必不能廢的理由說出，那就該領教了，若仍如前二位所說的理由，已是不能成立，免開尊口，恕不答教。

前二位所
免開尊口



梅氏勁敵之馬艷冰

(秋水自北京寄)

近年青衣以梅蘭芳學名最盛。然梅之唱調務求悅耳，多未完飽。邇來從事新戲，而喉音又現場中兆崇，已無足取。繼小梅而起者，有尙小雲程。範秋二二人皆以梅爲法，亦非上乘。欲求一純粹青衣，而又具有前賢之宏者，則今日都中童伶皆以馬艷冰是矣。

艷冰，原名笑笑，京人。老伶馬蘭阿之子也。幼習青衣，曾搭戲振廷所辦之煥庭社科班，出演於三慶吉祥等園。摘菊仙王瑤珊見而奇之，均謂爲可造之才。瑤珊乃收爲弟子，盡以其學傳之。賴於京津堂會中，亦常與之配戲。其人擅擲得中，修短合度，而面似芙蓉，腰如楊柳。彼梅氏蘭芳，奚足方其萬一。近有謂小雲範秋較梅氏爲佳者，仁智之間，尙待考論。如馬艷冰者，則真梅氏之勁敵也。

蘭芳小消息

(寶天)

梅蘭芳上月裏的時候，天蟾舞台好戲，在半月裏頭，就沒有空位了。好，其實是那戲單目，預先佔好，定

在那裏，彷彿市面上做生意的買空一樣，愈顯得梅蘭芳出風頭，據說有回買空進平目倘過一些本，這充余叔君進平目桂第一，一般票目，也發個很把包圍包下來。誰知道經理尤蘭卿的兒子見了大不以爲然，說一來何苦累人，這家的欺人，再着上台的子還沒有定呢，空寫這些，有甚道理，於是那戲單目一個個都不起勁，就把書牌上所有寫的，起措掉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很贊成。小尤的意見的確有些道理，不過做這種欺騙生意的，不配，並且小尤上台要佔兩塊錢，一個座兒，未免太貴了些。

天蟾舞台開戲的時候，曾經遇過尋老翁梁雲甫，因爲行情不對，攔淺了。聽說現在雙方已經說妥，梁老且不久就要來了。同來的，是汪佐生郭仲衡丑角王拴子、淨角金全福，不知道確否又如海報上，明明有個張彩雲，開戲之後，張的影子多沒有，隔了幾幾天，因爲外間議論譁然，張

張唐
愛支司光錄

(一)
(五)
(七)

李頓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衙勇下書說先生吃藥

想到這裏，自家也就起身下床，雙手拎着褲腰，正待向炕頭撈那肚兒，不料輕了好些，再一點點，那十九塊洋錢，倒一塊一塊也沒有，只剩了三個銅角，手攔在腰裏，聽文這一番非同小可，直着脖子喊叫起來，拿條條之中，心裏却辦子不會贊好，赤條條的站在房裏，趕忙跑過來問問消息，甥舅見這模樣，養得遲了一飯下，死勁的碎了一口喃喃的罵道：「這不是晦氣，消大早起跑得來當腔住，大清早起，既不該睡，不知當在何時睡一笑？」老板知道出了這樣岔兒，也是異常着意，尋前問後，聽文自己說得好，是衣服要尋那袍保救命，說那婦人是他引進來的，偷了我的洋錢，須得他償還損失，老板勸着說道：「先生你在客棧，不應該如此大人，莫說你先生祇有這十多塊洋錢，便是成千成百，也有這本事，撈個你，個乾娘，保你他是早來晚去，怕他同那乾娘串通一路，他也不會再到小店來，我聽先生說，如有別的事，還是趁早趕辦去罷，橫着你的對面人便宜，他們拿身體賣錢的人，多也好，少也好，也沒有同你先生講過，一定的價值，聽文被他這一頓教訓，也就覺得有理，低下頭也沒言語，擦着嘴在背地裏咕道：「你虧我的關門手快，也有我的賊辦法，虧我眼明手快，偷得他一件首飾在這裏，至少也換得出十幾塊錢來，彼此這算個扯直，說到這裏，忽的從褲子底下輕輕取出一枝金針，原是那乾娘偷偷藏在項上的，聽文趁他睡熟，穩不防替他拔下來，藏過一邊，先前還以爲自己占得便宜，到這裏，只好給自家貼補了。」

婦人也賊，嫖客也是賊，賊與賊遇着，其事故大，又因爲聽見老板提起了那事的話，越也不放意，洗了臉，吃了一些早點，一直奔上大路，向陸家莊飛奔而來，他是有經驗的人，不肯做那前番買賣，特的問了別人，說開路方才經過，道長堤遠遠的好多房屋，聽那氣象，剪直與那個劉家莊子，迥不相同，密密的，不肯上山吃一嚇，暗暗想道：「畢竟心忒的親，成多有錢的富戶，單論這屋子，若是起造在蘇州城裏，怕也不是一座縣衙，閱閱，於是（一）是（一）邊，路着說道：「昨天在劉家莊上那件交涉，雖然我買了些，然也怪我誤聽過分，同那些蠢人講起客氣來，以至違了他們的處分，此番同那姓陸的開口，第一要拿點出點風，先嚇他們一個下馬威，這件事才可以就緒，好在密司忒是打發我來偷錢的，不是打發我來求學的，還怕得罪那些狗養的不成，」聽文定了主意，真個狠狠的，大踏步跑入莊子裏面，只見門前一所廣場，足有十幾畝田地寬綽，聽文正是秋稻登場時候，一片黃雲，堆得比半天還高，芳草地上，立的臥的，有十幾匹黃牛，還有許多花狗，不作趕着狗叫喚，聽文也不顧理，會氣壯着臉，高聲的，走至門側，大聲咳嗽道：「呔，門裏有人嗎，快快出來接說大老爺的駕。」

忽的從樹子底下輕輕取出一枝金

慫慫勸酒鄉女士買身

啡
嗑
一
濠

霖雨蒼生事已終。更餘德澤被桑中。歸鞍笑挾嬋娟去。妾面歡髯相映紅。奉張入關後。駐節津門。嘗以微服出游。於三不管之桐林閣妓院中。眷



◀蘭翠王 四之影小娘鼓京北▶

勉小翠花

多情應更哀。幾多待續殷勤受則那。繡就玲瓏偏錯錯。神仙富貴兩難耽。
小徐之所歎，曰小鳳，偶居生日，小徐以金製八仙爐，其頭頂與足尖，皆以黃金剛嵌成，徐謂鳳曰，此某曾祖祝我壽辰之物，今以轉祝若夫，鳳笑而受之。今其物猶在，而小徐之勢，已不堪回首矣。

小人聖利亦復搖尾，則盡交疏盡轉生。狗子本來非佛性，信信已作吠聲。張繼忠為敬愛義子，本姓喻，名狗官，黃陂人，初為成衣匠，後以失業，流落敬愛憐而收之，喻極恭順，乃為子，更名繼忠，官至圍長以上，乃敬愛婿，積資數百兩，敬愛敗後，喻歸黃陂本籍，仍復原姓，日販鴉片至三兩許，近且大興土木，建築洋房及花園，攜一妾居居，而其妻則已被逐，喻每與人談敬愛事，輒痛哭不已，謂其敗由自取，於人笑矣，聞者皆知其言之無良矣。

挖土重來氣益振。八方同軌義初陳。獨憐眾世稱王者。尤是梁橋夢裏人。

交道總長葉恭綽，為持鐵路共管記者，易習甫為詩頌之，有鐵道全球盼大王一句，蓋即指此，比見滬上某報，記葉氏小史，謂葉方微時為鼎分所提掇，後乃辭去，梁盛怒之一夕，夢葉為人所殺，覺而大呼其僕，逐取酒來，且頻頻拍案曰，快事，快事，是亦一起聞也。

鐵窗風雨點愁懷。一死心輕萬事拋。苦恨漁魚殃到甃。誤人豈獨是從龍。

洪憲罪魁顧鼐，以助安系謀亂，在金陵被擒入獄。一日，獄卒送膳至，見鼐臥地上，旁焚紅頭火柴空匣數枚，大驚而報獄吏，謂鼐已服毒自盡，獄吏延醫入，以藥水灌救，俄而吐出，則非紅頭火柴，乃一種藥名紅靈丹者，獄吏以其詐死，益惡之，其杖錘亦益嚴，顧雖悔之，已無及矣。清季，鼐於法律改訂，頗持異議，人多非之，各報手民，於排印時，恆誤其名為「鼐」字為「甃」字，人遂謬稱為顧甃，今甃權魚網，已失神竄之故技，其狀亦可憐矣。

閻翠王 四之影小姐鼓京北

狀、遂大感慨、謂天

到劉後發聲半聲，厥原因。由於爲術規矩，遂爲不合時宜。翠花曰：流，如今日白牡丹之趨下，以求媚俗，吾此見其意有所在。蓋重臣身段，然無誤，匪但身段不能如式，且其技亦即難矣。若翠琴，若玉琴，皆上流，前雖已不，不容藉套成法，梅蘭素未用過，只好避趨就易，是之不能也。若翠花，則以蹇工擅長，乃亦貪圖省事，是不爲也。此意必有見於梅之不上蹇，亦能享此盛名，又何必吃力不討好，而務止難人，雖然天下人非盡可欺，梅名雖大，聲名不著，幸勿貪己從人，有背師承，打破名師二字，方能不爲魔道所使。翠花勉乎哉。

酒尚未開，而翠花已以瑣瑣瑣瑣問付，由此以至於驚玉瑣瑣花，晴雲拂扇，必皆陸續而至。期此乃與同流，吾之期於翠花者，以此大失望。蓋老則謝芳姑羞，皮黃至今日，已不絕如幾，所望三五後起之秀，具有師承，善爲保持，不爲時俗所染，猶可稍存於世。乃京伶一海上，便爾敷衍，以知金錢爲物，能福人亦能害人也。吾非謂戲之外，不容有吾排之戲，但今之南北伶人所排之戲，均無價值之可言，徒以行頭希畫炫人而已。且動輒違背舊戲規則，欲改黃之不絕，其可得乎。

胡以萬物爲錫狗，雖然彼貧貧諸公，日沈溺於醇醪淫樂之中，曾未偶念及此，上仁者不仁，大德者無德，書生悲悶，終覺有小家氣象，老及楊肉菜，醇醪煙，癡烟癡無敵。暇時爲我述說前朝軼事，可補軒故之不及。楊謂清帝與彼有同好，盡之製金盒，若玉，若翡翠，若玉石，多可以數計，帝悉從人而生厭，特召良工以料製成，狀然然後施以測刻，加以彩色，工人出其絕技，製就多不合帝意，一日御宴，座間置料畫，座旁至再偶一視，忽見案前跪一老者，髮長似白，雙手呈一跪靴，即奏曰：以此供陛下之賞。帝亦不測其所以出，從而視之，陽面給賞殿次序，殿前書字，懸懸可辨，陰則給獎曰：此真純品已，及一回視，遂告已作，帝疑爲古仙，亦不窮究，遂索紙作書，顏其書曰：古仙，古月爲胡，胡與狐同音，後之傳鼻煙壺者，咸相沿古月軒名，此其所以也。賞賚王五，留然於道中，迎面忽來一貴家公子，不幸懷惡意，黃地下墜，木樁四散，公子頭及衣履，告費也，不顧公子之賤，大譁：王五狀，不願而跪，免脫至家，雖伏五狀，然抖不已，儼刀鋸之加其身，家人呼之，出而與之食，不食，如是者一晝夜，詢之，則戰戰以貴公子必懲罰其罪對家人不得已，進城乞憐於公子，其賈公子年僅十一歲，家惟老母，素慈善，當時已爲公子婦，不與王五不信，其糾案如故，不食如故，深發告以故，家人歸而告王五，王五不信，其糾案如故，不食如故。

碧欄干外、晚香玉如雪、秋海

古茗、其樂何極、然偶一念及